

学林出版社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

[英]齐格蒙·鲍曼 著
郁建立 李静韬 译

学林出版社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

[英]齐格蒙·鲍曼著
郁建立 李静韬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英]鲍曼著(Bauman, Z.)著;郁建立等译. —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2. 10

(欧洲思想系列)

ISBN 7-80668-219-8

I . 后... II . ① 鲍... ② 郁... III . 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研究—欧洲 IV .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4324 号

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Copyright (c) Zygmunt Bauman 1997

First published in 1997 by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Reprinted in 1998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



作 者	[英]齐格蒙·鲍曼
译 者	郁建立 李静韬
责任编辑	曹坚平
封面设计	朱也
出 版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学林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8 万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68-219-8/B·15
定 价	15.00 元

中译本序

不确定性与安全感的丧失

——鲍曼眼中的“后现代性及其缺憾”

郇建立

——

鲍曼(Zygmunt Bauman)现为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退休的社会学教授,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鉴于其对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鲍曼于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Amalfi Prize),并于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Theodor W. Adorno prize)。很难相信,一个社会学家能够获得如此殊荣。当代走红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说,“对我而言,鲍曼是一个后现代性的理论家”。尽管鲍曼的声望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西欧、北美和华约集团内确立,但在80年代后期却迅速增长。今天,他分别被描述为20世纪伟大的社会理论家和世界最重要的现代性研究的社会学家。

鲍曼1925出生于波兰波兹南的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二战中,鲍曼在苏联参加了波兰红军。战后,鲍曼晋升很快,50年

代早期,他成了波兰军队中最年轻的少校之一。由于反犹主义的影响,1953年,鲍曼被解除了他在军队中的职务,从而破灭了他作为职业战士的梦想。然而,坚强的鲍曼染了自己的两身军服,很快就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职业生涯。1954年他成了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部的初级讲师。1966年,他当选为波兰社会学协会执行委员会主任。由于鲍曼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反对知识分子成为政治傀儡,他被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标签。他的著述受到了审查,他的言论受到了政府代言人的指责,他的行为受到了严密的监视。还是由于反犹主义的影响,1968年3月,鲍曼因“毒害青年罪”被开除了在华沙大学的学术职位。随后,鲍曼离开了波兰,开始了他的第三次职业生涯,这一次是在西方,鲍曼曾去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寻求工作,但最终去了英国。从1972年到1990年退休,他一直是利兹大学社会学教授,并担任系主任。

鲍曼因其《立法者与解释者》(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现代性与二难》(1991)和《后现代的伦理学》(1993)这样的著作而闻名世界。鲍曼本人称前三本著作为“现代性”三部曲,而贝哈兹(P. Beilharz)则把《后现代的伦理学》连同《破碎的生活》(1995)和《后现代性及其缺憾》称为“后现代性”三部曲。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了20余本英文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和评论。然而,鲍曼的思想还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其最新出版的作品有《易变的现代性》(2000)、《个体化的社会》(2001)和《共同体》(2001)。不可否认,鲍曼的成功不仅基于其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卓越的社会学洞察力,也基于其作为一个作家和评论家的文学技巧。

二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是鲍曼针对弗洛伊德的经典著作《文明及其缺憾》(1930)而写的。鲍曼认为,作为文明或文化的现代性,它是关于“美”、“清洁”和“秩序”的,然而,在追求美丽,保持清洁和遵守秩序的过程中,我们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极端的例子是,犹太人在纳粹时期的德国被视为“杂种”而被屠杀的事实。在纳粹主义看来,犹太人是肮脏的、丑陋的和危险的,因而应该被消灭,犹如花园里的“野草”。在一个有序的现代世界中,世界往往被感知为确定的、可控制的和安全的,然而,在一个非规则化的世界中,世界则被感知为极其不确定的、不可控制的和令人可怕的。所以,如果说现代性代表了确定性,那么,后现代性则代表了不确定性。

在《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弗洛伊德谈到了压抑问题,并认为,现代文明依赖于对冲动的控制及对真实情感的限制。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后,鲍曼在其《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指出,弗洛伊德的分析不再有效,如果它曾经有效的话。鲍曼认为,我们处在一个非规则化的/后现代时代,在此,个体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观,根据这一标准,所有的社会功绩或罪恶都需要被重新评估。

“在你得到某些东西的同时,你也将失去另外的一些东西。”在鲍曼看来,文明的缺憾源于压抑,即人们在获得某些安全的同时,却失去了自由;后现代性的缺憾源于自由,即人们在得到日益增多的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安全感。然而,你最需要你没有的东西。所以,鲍曼指出:“当自由在安全的神坛上牺牲时,自由的光彩最为亮泽;当安全在个体自由的神殿下被牺牲时,它便偷

走了以前的牺牲品/自由的光彩。”没有自由的安全和没有安全的自由都是人类社会的缺憾,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不可能获得稳定的幸福。

三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是鲍曼的一个论文集,在该书中,他考察了道德、艺术、文化、宗教、性等诸多社会生活领域,并试图论证:我们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变得日益自由,然而问题是,我们不再有安全感,一切都变得捉摸不定,难以预测。这无疑是自由的代价,也是后现代的缺憾。

后现代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意义的不确定性。在后现代艺术中,不再有什么固定的规则,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艺术作品的意义在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领域中。艺术不仅创造了图像,而且也创造了自身的意义,它给“没有意义的东西以意义,没有认同的东西以认同感”。所以,意义总是处在不断定义之中;后现代艺术带来了意义永久的不完整性。鲍曼总结说,后现代艺术的意义就是向意义的艺术敞开大门。与意义的不确定性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认同难题。生活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后现代人深受情感的匮乏、边界的模糊、逻辑的无常与权威的脆弱等诸多因素的困扰。在后现代社会中,认同成了难题。如果说现代年代的认同问题是如何建构自己的认同,如何给它一个可辨认的普遍形式,那么,后现代的认同难题主要是源于长期坚持任何一个认同的困难,源于发现这样一种能够终生认出的认同表达形式的不可能性。鲍曼认为,恰恰是这一认同难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混乱与焦虑的源泉。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者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市场是

整合社会的首要机制,由于消费者依赖于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使消费者依赖于市场。如果没有选择,消费者便不复存在,所以,选择是消费者的特征,但消费者实际选择的范围是不同的,他们所能得到的资源也是不同的。在此,鲍曼指出,就消费者选择而言,欲望的永久不满足被发现了,消费的提升导致了自身满足的不可能;而且,更普遍的是,就自由而言,欲望的永久不满足也被发现了,我们总是要求更多的自由——即使我们所需要的自由是限制和禁止目前自由的自由。

性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一般而言,性是自然的,然而,它又充满了非自然的诱惑;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充满了危险。福柯在其巨著《性史》“导论”中令人信服地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性都发挥着现代权力机制与社会控制相结合的作用。因而,鲍曼不会忘记考察后现代的“性”现状,他指出,在后现代,我们目睹了类似于家庭与生意相分离的家庭与性的分离,“性被抛在了大街上”,性活动不再与各种假设的义务相联系,不再与社会所赞成的规范相联系,人们从事性活动仅仅是出于感觉,为了身体的快乐。然而,与此同时,性的弦外之音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恭维女性的漂亮或妩媚很可能被审查为性引诱,而提供一杯咖啡可能被视为性骚扰。其结果是,人类关系由于失去了亲密性和感情而迅速解体,进入这些关系并使之维持下去的欲望开始枯竭。

四

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鲍曼提出了后现代性的两种人格类型:观光者与流浪者。在此,观光者是后现代性的英雄,而流浪者则是后现代性的受害者。观光者和流浪者的共同

特征都是，他们都在不断地移动，然而，他们移动的原因是不同的，前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家变得厌倦了，或变得没有吸引力，因而，他们离开家园是自愿的；而后者是被迫的，对他们而言，自由意味着不必在外面流浪，意味着拥有一个家，并呆在里面。如果说观光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世界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那么，流浪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具有难以承受的冷淡。观光者旅行是因为他们想那样做；流浪者旅行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鲍曼指出，观光者和流浪者都是当代生活的隐喻。他/她可以（并经常）是一个观光者或流浪者，即使在身体上没有移动很远。所以，在后现代社会，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在移动，不管是身体的还是思想的，不管是目前的还是未来的，也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我们都处在“完美的观光者”和“不可救药的流浪者”这一连续统两极之间的某个位置。或许，我们不可能完全是“完美的观光者”，也不可能完全是“不可救药的流浪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同时是观光者和流浪者。

在鲍曼看来，流浪者是观光者的他我，犹如穷人是富人的他我，野蛮人是文明人的他我。流浪者模仿了观光者的风格。流浪者是讽刺漫画，它揭示了虚假美丽背后的丑陋。所以，他们的出现是令人厌恶与愤怒的；他们并没有被赋予明显的用途；他们可以被处理掉而不至于有什么损失或遗憾。然而，流浪者——使观光者变成英雄的世界的受害者，有自身的用途。如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他们是“功能性的”。生活在他们附近是不大好过的，但是，若没有他们，生活将是不可思议的。

五

1992年,鲍曼出版了一本最具原创性的著作《死亡、不朽与其它生命策略》。虽然该书的影响力可能不如其“现代性”三部曲或“后现代性”三部曲的影响大,但这是鲍曼本人最喜欢的一本书。在该书中,鲍曼从社会学的视角对现代社会的“禁忌”主题——死亡和死亡过程——进行了非凡的考察。或许是源于对本书的偏爱,所以,鲍曼愿意把该书的内容进行总结,并作为独立的一章放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

鲍曼认为,人类死亡是在社会制度与文化内加以反应与处理的。就对死亡的反应而言,有两种不同的“生命策略”: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现代策略”是一种解构死亡的策略:在此,不可解决的死亡问题变成了“在原则上可以解决的”关于健康与疾病的诸多具体问题。现代策略并没有废止死亡,但它驱除了对死亡的恐惧。我们不仅会在我们的视线中隐藏一些人的死亡,如把那些垂危的病人交给专业人员照顾,把火葬场搬离公共场所,拒绝默哀公开出现;而且,我们不再把普通死亡视为重大事件,它太平常了,犹如随身物品中的一件,它太熟悉了,以至于没有人去注意它。解构的结果是,死亡从观念和语言中消失了;然而其代价是,生活自始至终都处在死亡的可能性之中。

“后现代策略”是一种解构不朽的策略:在此,死亡——不可改变的事件——已经被消失行为所替代;消失者仅仅临时缺场,而不是永远消失。计算机写作取代了神圣的“原版”的观念,我们都很清楚,下一个版本将使上一个版本不复存在,它抹去了我们处于现在位置的道路上的所有痕迹。无疑,这会导致原创作品的消失,也会导致罗兰·巴特所宣称的“作者之死”。现在,

人都有机会把自己的名字和生活记录在计算机的虚拟内存中，并永久地保存下来，没有人能够拥有特权地位而被永久地纪念。当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时，没有人能永久地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也没有人永远地沉默在黑暗之中。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提升到只为“伟人”预留的位置，于是“伟人”消失了。

鲍曼总结说，如果说现代性力图解构死亡，那么，在后现代时代，应该解构的是不朽。不过，两种解构的总体效果却是一样的，即死亡与不朽、暂时与持久之间对立的消除。不朽不再是对死亡的超越，它犹如生命本身一样也是变化无常的；犹如转变成消失行为的死亡一样，也是不真实的。

六

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的“引言”中，鲍曼揭开了对自由的讨论，在“后记”中，他依然愿意对自由问题进行总结。当然，鲍曼不会忘记重申他在《自由论》(1988)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自由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非对称性；一些人的自由意味着另外一些人的不自由。鲍曼把自由比作“游戏”，并指出，在被称作自由的游戏中，失败与成功都是暂时的，失败者由于下一次获胜的希望而受到鼓舞，获胜者的喜悦也笼罩着失败的阴影，所以，在被称作自由的游戏中，失败者并没有绝望，获胜者也并不自信，而且，参加者的体验犹如他们的命运一样是不确定的。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鲍曼指出，选择/自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在令人神往的自由与令人恐惧的不确定性之间，深受折磨的个体向往着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想“吃

掉蛋糕之后还继续拥有它”，想充分享受选择的喜悦而不会因错误的选择而受到惩罚。不管怎样命名他们的担忧，其实，个体真正憎恨的是内在于自由的风险；他们所向往的是没有风险的自由。然而问题是，自由与风险同生共灭。因而，现代个体困境的最终解决方案并不存在。即使这样，他们仍要求更多的自由，哪怕是逃避自由的自由。在本书的结尾，鲍曼赞成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威廉·伯沃里奇的观点，自由需要集体的保护，个体自由并不能单单靠个体的努力就能真正地得到，与此同时，鲍曼还指出，在后现代社会，我们决不应“为了社会/集体的目的”而牺牲个体自由，我们要警惕这样的号召。

2001年6月于北京

参考文献：

1. Zygmunt Bauman, 1987,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 Zygmunt Bauman, 1988, *Freedo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3. Zygmunt Bauman, 1989,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4. Zygmunt Bauman, 1991,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5. Zygmunt Bauman, 1992, *Morality, Immorality and Other Life Strate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6. Zygmunt Bauman, 1993, *Postmodern Eth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7. Zygmunt Bauman, 1995, *Life in Fragment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8. Zygmunt Bauman, 1997, *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9. Zygmunt Bauman,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0. Zygmunt Bauman, 2001, *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1. Zygmunt Bauman, 2001, *Commu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2. Dennis Smith, 1999, *Zygmunt Bauman: Prophet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3. Peter Beilharz, 2000, *Zygmunt Bauman: Dialectic of Modernity*, SAGE Publications.

目 录

中译本序：不确定性与安全感的丧失

——鲍曼眼中的“后现代性及其缺憾” 郁建立

引 言：现代与后现代的缺憾

第一章 纯净之梦.....	(1)
第二章 陌生者的产生与演变	(16)
第三章 消费者时代的陌生人：从福利国家到监狱.....	(38)
第四章 道德始于齐家：通向正义的艰难之路.....	(51)
第五章 新贵与贱民：现代性的英雄与牺牲品.....	(82)
第六章 观光者和流浪者：后现代性的英雄和牺牲品.....	(97)
第七章 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抑或前卫的非现实	(112)
第八章 艺术的意义与意义的艺术.....	(122)
第九章 论真理、虚构与不确定性	(135)
第十章 作为消费者合作社的文化	(155)
第十一章 论理性在后现代的重新部署	(171)
第十二章 不朽：后现代的版本	(185)
第十三章 后现代的宗教？	(201)
第十四章 论社群主义与人类自由	(228)

后记:最后的话——它属于自由	(243)
译名对照表	(255)
译者后记	(266)

第一章 纯净之梦

滔天罪恶常源于伟大观念。当伟大观念的狂热追随者们致力于使“道成肉身”时，鲜有伟大的观念被证明为完全清白。但是，如果人们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几乎无法信奉其中的一些观念。在这一水平的观念中，对于其处境的自豪属于纯净的幻觉。

美国作家辛西亚·欧齐克认为：“德国的最终解决方案是一种美学解决方案；它是某种编辑工作，它是画家的手指掸去的污渍；只是消除被认为是不和谐的东西。”^①德国心理学家克劳斯·多尔纳呼吁读者：“纳粹主义者也可以被看成是普通市民，他们与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的市民没什么不同。”^②他们寻找答案的“社会问题”是污染问题；是出现了令人讨厌的人们的问题，他们是“不合适的”人们，“错位的”人们，“弄脏画面”的人们。同时，他们冒犯了美学上的愉悦和道德上令人安心的和谐感。就像米歇尔·福柯唤起的我们的记忆：现代时期的最初岁月里，疯癫者被城市权力机构集中起来，关进疯人船（Narrenschiffen），送到海上；疯癫者表征了“黑暗的无序，流动的混乱……反对心智清晰和成熟稳定的状态”；大海代表水，它“做到的不仅是夺去他们的

^{① ②} Cynthia Ozick, *Art and audience* (New York: Dutton, 1984), p. 165.

生命,而且还起到净化作用”^①。

纯净是个理想,是需要创造条件的幻觉,也需要不断地保护,以防止真正的差异或想象中的差异。没有此幻觉,纯净的概念毫无意义,也无法划分纯净和不纯净之间的鲜明界限。森林、山脉、草地和海洋(即一般而言的“自然”,区别于文化和人类的产品)既不是纯净,也非不纯净。也就是说,在它被周日野餐后剩下的食品弄脏,或者被化工厂的废弃物污染之前,谈不上它是否纯净。人类的干预不只是污染了自然,使之成为不洁之物;而且把纯净和不洁之分引入自然,它创造性地赋予自然世界中特定的部分以“洁净”或者“肮脏”的可能性。

与采取推、拉或驱赶的方式移动事物不同,纯净是使事物处于各种位置的幻觉;它是秩序的幻觉,也就是说,它是境遇的幻觉,在此境遇中,每一事物处在恰当的位置而在其他地方。没有对于“秩序”的想象,不把事物放到正确、恰当的位置——这一位置恰好不是事物自身“出于本性”填充的位置——就无法想象纯净。纯净的对立面——肮脏、污秽、“污染的象征”——是“错位”的事物。使得它们“肮脏”的不是事物的内在本质,而是其方位;更确切地说,是追求纯净者想象中的事物秩序的方位。某一背景中肮脏的事物放在另一背景中可能变为纯净,反之亦然。被擦得雪亮耀眼的皮鞋放在餐桌上就成为肮脏的,把它们放回鞋架,它们又恢复了本来的洁净。煎蛋卷在餐盘里是非常诱人的烹调艺术品,而掉到枕头上就成为令人厌恶的污渍。

然而,人工秩序的任何片断中都无法保持事物的“恰当位置”。它们总是到处错位;也就是说,它们处于原本设想为纯净

^① Klaus Dorner, *Todliches Mitleid : zur Frage der Unertraglichkeit des Lebens* (Guterloh : Verlag Jakob van Hoddis ,1993), p.13.